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胡宗高

蘇門六君子文粹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蘇門六君子文粹七十卷不著編
輯者名氏卷首凡例稱或傳為陳亮所輯然
亮輯歐陽文粹序載龍川集而此書之序無
考則未必出于亮也宋史稱黄庭堅張耒晁
補之秦觀為蘇門四學士而此益以陳師道

李廌稱蘇門六君子者益陳李雖與蘇軾文甚晚而師道則以軾薦起官廌亦以文章見知於軾故以類附之也其文皆從諸家集中録出凡淮海集十四卷宛邱集二十二卷濟北集二十一卷濟南集五卷豫章集四卷后山集四卷頗有一篇之中刋去首尾繁文僅存其要語者觀其所取大抵議論之文居多葢坊肆所刋以備程試之用者陸游老

學菴筆記曰建炎以來尚蘇氏文章學者翕然從之而蜀士尤盛有語曰蘇文熟喫羊肉蘇文生喫菜羮云云葢風會所趨併其從遊之士亦為當代所摹擬矣然其去取謹嚴猶工文之士所輯且李廌集世無傳本今始從永樂大典裒輯成帙頗藉此書相補苴又張耒集寫本僅存字多舛誤陳師道集刊本校詩差詳校文則畧亦頗藉此書以勘正云乾

隆四十三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論法上

古之善為天下者不患法不立而患不能為法不患法不足而患法密而不勝舉然則天下之治亂不繫法之存亡歟夫亦有推本而後知其至也夫法之所生不生

於無事事起而不可理則法從而經之事日益多法日益周事日益新政日益工並起而相制則不勝者受其患故法不勝事則天下之亂紛然而起故治天下者非無法之尚也為其無事之可貴也非法備之可削也為其事變之可慮也昔者三代之治不若堯舜商周之治不如夏后孔子曰後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夫舜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略矣商周之禮比於夏后之時則備矣夫

四代之治否豈禮不具之罪哉制度日多淳粹日衰矣天下之勢譬如人之一身夫世之人有不畏寒暑不治藥石恣口之所食肆體之所安夫如是者問其年必壯者也深居奥處愛養備至藥石百物毒烈備進而灸艾鍼砭徧嘗而無遺問其年則必老者也夫虞夏之道壯者也其不治可為也其不足可補也壯者之疾易治也商周之道老者也其不治難為也以其嘗治之而不信故也其不足難補也以其嘗補之而不滿故也以彼之

疾方來而吾之術已窮彼之變未休而待之道已盡如是則死繼之矣嗟夫天下之不顧取辦於法也如此而世之君子因事制變而尤法之不足豈不悲哉夫法度之弊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而敗於啟民之邪心而多怨夏之繼舜也豈不知舜之為不可及也商周之繼夏也豈不知其弊之將不勝也然而明見其弊而不為已何也豈其世變日繁而德有所不足故耶德不足以還民之初熟視其亂而莫之禁則將以智加之故曰法

起於德不足而求勝其民夫上以智勝其下則下亦以智勝其上不絡馬首則毀銜竊轡之馬終身而不知不立門牆則穿窬竊發之盜終身而不為法之於民常制其一而開其一制之者易見而開之者難防上下以智相勝而姦邪詭偽不可勝究故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有怨怒忌上之讎故曰敗於啓民之邪心而多怨嗚呼夏之後為商商之後為周三代之治未甚相變也其治亂之迹未甚相遠也周亡而為秦天下大亂

先王之治掃滅而無餘治世之迹卒不能復先王之絲毫而三代之俗遂以不見於後世何也夫法未極則俗之變未足夏商之法嘗若極矣然民未大厭也民有未厭之心則其淳氣美質猶有存者周之法詳矣極矣不可以復加其俗之變已窮而民之姦心邪態靡不畢出其智備其質盡其惡甚其美殫故周之亡而不可復為矣此聖人所以深悲之而曰周人之末瀆神而貴爵刑罰窮矣此後所以必為秦也歟

論法下

古之有天下者必得於紛爭敗亂之後夫人之情出於亂亡之後則其情苦而思安夫惟其情苦而思安故其事簡而易教天下有易教之俗則上無難立之法故有國家者其初下常綏靜而易治安平之日久而民之侈心生嗜慾之動無窮而罪愈繁故居其上者乃始日夜補完其缺敗而調伏其崛强曲爲之防多爲之制法度繁與刑政畢舉文勝而質不足名美而實不稱大抵有

國者中世以後天下之事常多而國家之觀益美生民之過日滋而有司之文加備而世之慼者以謂能究上世之不足而備前人之所未成以爲成功而不知其不若使上世之質未散而前人之樸常在也天下之物其勢相激而後變生焉名美者實之所由亡文備者僞之所自起盍嘗以漢之事考之高祖取天下於秦民出於百戰夷傷之餘父子兄弟僅相保聚以安其生故其氣帖然靜愿而少事而高祖文景得以畫一之法羈縻而

安輯之歴數世而天下安妥海内有大亂而豪傑不作此民淳而法簡之效也至於武宣天下之勢久習於無事民意日縱豪俠盜賊稍起於里閭二帝乃修明制度收納天下之才講政備物以與天下戰於才智之中才者奮而姦者隨之强者勝而亂者因之紛紛藉藉以傳於不肖之子孫而漢以大壊此則事衆而法備之弊也故天下之難治不在於創始鹵莽之初而常在於積安大備之後是故君子必觀其兆而審其宜解其甚而不

激其變使其勢不為周人之已甚而務使後世可以有加嗚呼其本果安在哉葢天下之弊好強治者必名天下之大亂務窮利者必貽天下之大害夫汚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茍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之聲容藏而勿陳可也橧巢營窟之居衣薪不封之葬天下之人茍不失為生死之所安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稱之衣弆而勿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

謂不求備於民矣可久之道起於不求備而效於人不厭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取一金焉於是有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故禮樂刑政之設於下使民有未厭之意則後世有作者得以復加焉故其弊也可以自救而不至於術窮智竭而無繼嗚呼惑者徒見法度宻而民不化文理具而功不立日夜從而加之嗚呼亦失其本矣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

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其所不能徐導其欲激之勢而扶其未用之智則天下久安而無虞然則周人其未足以知此歟彼或者遭其會而有不得已焉故也

治術

嗚呼治天下之難也其為物也大而難舉其為情也雜而不類為之不得其要用之不中其節用力勞而功不成是故聖人本諸道而明於術凡吾所以為術者制物

以使入於吾之道也然則何其不直致吾之所欲而為是委曲迂緩而使之從也夫人之情使之從我而刼之以刑則成功難陰有以役其心使之不得不從我則成功易今夫欲天下之畏也而陳之以刀鋸欲天下之愛也而陳之以金帛此直致其畏愛者也夫刑戮賞賜非不足以立畏愛也使必陳其物設其具則刀鋸金帛亦不給矣且天下故有不愛金帛之賞者則賞之所不能恱也天下有不畏刀鋸之刑者則刑之所不能懼也故

欲求吾欲而直遂焉者其事繁其教粗吾與物以力相勝而物之從之也內有不伏之心而吾力之所不周者亂之所從起今夫四馬之於車也奔騄舒遲至難齊也夫人之於馬必待夫躬臨之而後如意耶則一車而四御未能足也今以一御而四馬之遲速惟十指之聽者以吾取執者轡也以一轡之約制四馬之節者執馬之要雖欲不吾聽而不可得也是先王之所以役天下者執天下之轡也今夫權衡之舉物也右仰則左俯左抑

則右揚夫苟欲俯則畀之而仰者何與焉欲揚則舉之而抑者何與焉夫惟畀者有不能使之畀而後仰者用也舉者有不能使之舉而後抑者用也先王知天下之畀高有不可以刑為也故為其所以畀高者而不為其刑古之知是道者執天下之所必從者如響而制物理之必應者如衡四凶天下之巨蠹也商容比干箕子商之望也舜能使天下不犯於有司而度罪之不可以盡刑也取天下之巨蠹者而繄之天下雖有悍强不化者

知所畏矣舜非徒能使刀鋸也能沮其不畏之情也武王得商而善者未可盡賞也取世之望者三人而尊禮之而商之為善者恱矣夫武王非徒知尊賢能也能動其恱我之心也故舜武王執天下之轡者也昔梁惠王以利問孟子而孟子非之然其終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何必曰利夫使不遺其親不後其君利之大者也梁惠王以為利而孟子非之何也孟子者以謂不求不遺於民而後民守之不求不後

於民而後民先之彼以利而責望於民則民散而惟利之從而卒不獲吾之所求梁惠王之術踈而孟子之術精梁惠王之事私而孟子之事微老子之道縱術者也其言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將翕而合之將取而奪之行其私以成其私是以暑致暑以寒致寒陰陽之不能為也天之將寒也不以霜雪為之也金石烈土山焦者所以為今日之霜雪也天之將暑也不以蒸鬱為之

也震風積雪者所以為今日之炎烈也故邀其反物之功不能遠守其復物之情不能伏故孟子之術低昂天下之衡者也夫術有小大者邪正耳天下之士徒見夫世之淺人執小術踽邪逕而流入於譎詐之域而曰聖人無術直道而已矣嗚呼亦惑矣聖人之所謂直道非無術之言也過乎術者之言也故其道平易而有成惑者之所謂直道不及術者之言也故其道疎魯而多敗文王以仁義而王宋襄公以仁義而亡均為仁義而存

亡異何也烏獲之力弛而不用遇盜而三揖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而揖焉則死矣文王過乎術者也宋襄公不及術者也而況乎聖人之未必不出乎術也

本治論上

治天下之道有歷萬世而可知者有朝不可以知夕者自三代以來至於今蓋已數千百年事勢之變雜出而不可期然而如是而為仁如是而為義得之則安失之

則危者未始有改也此雖歷萬世而吾能知之仁與義者吾能知之其所以為仁義者吾不能必也今天下之所謂仁義者有生之而為仁亦有殺之而為仁刑之而為義亦有宥之而為義彼聖人之治天下其可必者吾之所謂未有出於不仁不義者而已矣彼將求其所以致仁義之迹則雖聖智吾知其不能前知夫天下之事未始一也循之則弊激之則變反覆相代而不可知今夫質之於文是無以異於氷炭之不可同也然質之弊

則文必至是何也勢之所激故也夫陰極不生陰而生陽寒極不生寒而生暑故物有以同相戾有以異相使此之謂激之而變者也彼先王之法其初固未嘗不善也而至於後世而不能行何也循之故也譬之水也決之而注於海則有所避有所就縱横委曲而不可一而後海可至也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以謂水出於西則決而西水出於東則導而東當避而不知避當就而不知就則力可竭而海不可至也夫聖人之法何為

而立也無乃因於時乎時去矣而法不改則雖聖人之法有所不能為區區而循之堅守而不變時日益異而吾方悵悵然抱已陳無用之物而求施之則亦何施而可哉此所謂循之而弊者也惟其循之而弊是故隨其所激而變從之天下之事如此而不可一也而世之惑者猶將舉腐餘已棄之空文而求為之無乃已踈乎凡此者朝不可以知夕者也治天下者必求至於仁義而無禍猶治身者求必至於安樂而無疾也夫求安樂而

無疾則必察夫寒暑之動而為之應故狐貉以御寒而絺綌以去暑凡晦明燥濕之變吾皆有以制之而吾初不能自必夫如是而後安樂可為也寒而為裘暑而不易暑而御葛寒而不變如是則疾而死耳尚何安佚之有哉嗚呼知此而後可以語天下也

本治論下

或曰三代已來天下之未大治豈非天下之勢有不便歟嗚呼是未達夫變者之論也且天下之勢果何為而

起也方三代之時列而為諸侯自王畿之外皆侯國也當其盛也藩翰屏蔽而王室以之彊及其衰也分裂四出更為雄强而不可制而後天下之勢合於一而秦始為郡縣以收天下之權而其弊也天子孤立於上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至於漢而天下之勢遂雜而不一列為三國而合於晉分為南北而一於隋天下之勢雖或不同然當其改也必有所懲當其立也必有所利益自唐之末始有藩鎮之强而唐以之亡歷五代而不能改至

於今而藩鎮之禍遂大去而不復今天下之勢委於守令而分於監司總於朝廷自三代以來至於今何其屢改而不一耶其無乃出於有所激歟故堯舜之不得不為諸侯猶今之不得不為郡縣也故兩出於不得不為則勢固有所定而不可變故天下之政有是非而天下之勢無可否譬如人之自少而之壯至壯而之老也夫三者未始同而各有所養亦各有所樂苟不知其所以待老之具而必曰壯而後可則惑矣按今之勢而善為

之其誰曰不可而必曰唐虞三代而後可則天下卒不可得而治也然則三代以來其難於治者其病果安在哉蓋有二說一曰尚虛名而忘實利二曰謹小過而失大患何謂虛名好堯舜三代之名是也世之學者罔坐而議政未有不曰唐虞三代者也其言當時之病未有不曰不如唐虞三代者也夫唐虞三代之法豈誠有所不足哉時易而事遷世變而勢異譬之鑄金琢玉以為飲食雖美而無用之矣有一人焉强立而不顧則必

羣笑而競排之以為臆説而不學而不知吾之於堯舜三代固相期於仁義之地而吾何求其名哉蓋昔者夏為貢法以取其民至商而為助孟子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嗚呼使世之惑者必曰禹之法豈有不善哉而不知夫末世之利聖人不能預為而已去之時聖人不能强至也嗚呼使堯舜三代之聖人復出於今而反顧當時之所為予知其必不復為之矣夫天下之禍未始不自好名始也昔者王莽之井田後周之周官房琯之

車戰嘗試之矣譬如病狂喪心之人越行妄作而不顧是果何益哉是之謂好虛名而忘實利者也何謂小過夫世之人有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溉之一日培之朝伺其長夕伺其蕃一日至百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人焉旣植而去之行三年而返而木之大可拱矣是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且秦之吏比漢之初則勤矣遠邦小都之民其知秦之政令亦熟矣秦之命令布於田野閭

里之間者亦至矣而民亦怨苦而漢初之吏雖不如秦之勤而民樂之何則秦之所急者不過簿書文法之間謹嚴其細而勞擾之困固已不勝其獘矣此無以異於愛木而日擾也彼漢之初雖號為文濶而網疎然不過少弛於簿書期會纖悉委曲之間而民乃不至於勞擾則何恠乎天下之治哉彼一溉一培之失時於木之性未害也彼不求政之所病而乃尤天下之勢嗚呼其亦不知治本哉

治原論

昔者堯舜三代之時天子拱己優游於上至於無為不言而天下嚮風百官有司夙夜以治職赴功而天下之務無有不成及其至也至廣之於人至幽之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皆能制其靜動而導其和時其消息而治其變不至者能格之不順者能柔之葢非特辨目前正人事苟為治安而已天地之功而與有力焉鬼神之造而與有制焉故堯舜三代之治至於

匹夫匹婦皆有仁人君子之風者非過論也所至者然也九官之治莫不為萬世法葢嘗更數聖人而莫之或加矣何則彼之所建立者極天下之理者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秦漢數千載世之君子有意於治者仰望先王之時而俯視後世之莫及也咨嗟嘆息以謂卒不可至者衆矣葢亦不原其本甚矣天下之理在我者有所不修而物無不可治立誠者有所不至而俗無不可善先王之時公卿大夫修身以格物而至精神以治

職不過是二道而已嘗試言之君子之道至於言出而物應事舉而人諭者君子之末節而非其至也必也不言而物從泯事而人勸心正於内身修於外天下化之而不知所以化者君子之盛也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夫人情之不可誣也言之有不應者矣諭之有不動者矣去言屏事而天下治者何也吾身之修故也吾身之所以能修者何也吾誠之立故也吾誠之所以能立者何也吾性之盡故也能盡性則能立誠能立誠則能

修身能修身而後能正物盖正物以迹者功淺而有窮故聲不能使聾者聽色不能使瞽者視彼其所及者盡其迹之所至者耳迹之所不至雖近而不感何則力治其外而無以鼓舞其内故也夫惟至誠積於心發於身其聲不待言其象不待視故其及物也得吾之所不期者焉譬之日月也日月之爲光非期於辨是物也然日月無勞於上而天下之物苟有形者皆効其景於前枉直大小纖細必察而日月豈固與是物辨哉譬之江海

也注渟潤澤者吾之事固若是而已其於生物未數數然凡在吾澤之所及者槁者滋瘠者充而江海豈固澤是物哉故日月不期於明而明之所及者不能逃江海不期於潤而澤之所被者不能外君子修身立誠於上則其道大而化之矣凡物之在吾化者亦莫能逃養者自遂枉者自正未嘗怒也而惡者悛未嘗喜也而善者勸悠然使萬物莫不得其職而我初未嘗與物期也堯舜三代之治其能格物若此者何也修身之功也古之君

子其治職也不恥有所不能而所能恥其不盡不恥有所不學而所學恥其不成王良之不能射不恥也車不正馬不順則恥之矣羿之不能馭羿不恥也射而不能中則恥之矣故先王之因任也因能以授之而人之受之也無喜心則我之所當處也無後慮何則終身由之猶懼其不能何暇外慕哉且物之在天下者人無不可為也有形之於無形有情之於無情至大而至毫釐至顯而至鬼神其初皆物色其動一致其事一理然判而

別之使不相為異而絶之使不相通者非其理然也世之淺術末智者不能盡其理之所通則其物色有所窒矣智之所窒者術之窮術窮於其智而天下無能事矣龍之為物世之所神而不可見者也然其初豢而御之也何以異於馬牛使人神之而不可見也非龍為之也人之智不足以致之而自絶之也故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天下之事舉何以異是哉先王之官其能致物者皆如龍也後世仰望而不可得者皆如以龍為神而不

可見者也故先王之臣不求多能而能極其能修其官治其事有毫釐之不知則且以為辱矣夜以思之朝以行之父以是傳之子子以是傳之孫索之而極其微鈎之而窮其深是以百官皆修其方而能致其物凡在天地之間吾之力無有不能為之者焉故善治者役物而不善治者役於物役物者物制於我葢可慘可舒可翕可闢吾所欲致者物聽命焉役於物者聽命於物而我不能制故其緩也或急之其行也或止之惟物之所為

而已故堯舜三代之官所以能治職而後世莫及者致精之功也嗚呼三代之政既亡刑名刻薄而為秦王霸雜揉而為漢天下之士知學者鮮矣雖或學焉得其正者亦鮮矣汚其身而望人以潔枉其身而望人以直何怪乎應者之不如其欲也官設於上而人覬於下不能其事而貪其名職廢於朝而咎不及其身敗其官而公冒其禄何怪乎物之不順命而至也故身不修誠不充則雖有善教而民不從聾者之言宫商瞽者之言白黒

聽者笑之矣何望其信之也何則彼言之者非其任矣人有樂進之心而殆其事與殆其事而不任其恥則是牛羊瘠而牧者無罪也幾何其牛羊之不盡斃矣身不修則妻妾違之一國一邑之衆而望其不我違也難矣學奕而志鴻鵠舉不足以勝其偶欲以滅裂之誠而成天下之務也亦難矣故秦漢不如三代也失其本矣故正學以修身明恥以致精而庶乎先王之治也天下之道有小大有本末隆其大建其本而使小者末者從之

而後學之道正矣顏子之好學學其本也子游子夏之文學學其末也後世儒者非不務修身也惟其學者不知其本而趨其末先其文而後其實是以儒者接踵於上而無補於天下之治亂楊綰唐之君子也其望聖人也亦遠矣然綰至誠能儉而已一致其誠於儉而為相之日天下化之宿將大臣為之悛革而不終日綰之學未必皆知本也獨於儉則有本矣有本之効至於如是之速則天下之不吾聽豈非士之修身者本末立歟故

格物在立本立本在修身修身在致誠致誠在盡性盡性在正學正學在乎隆本以抑末然後教化以明之勸沮以勵之官師以涖之而後所隆者人勸所沮者人畏此先王隆本抑末之政也將明恥者有道無隆人之所重無卑人之所輕均天下之事於一誠而榮其能辱其不能則士有恥矣人之所輕而卑之則人恥習之矣人恥習之望其不能而知恥不可得也人之所重而隆之則事有輕且賤者矣使人恥賤而羞卑者未有不自此

始也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皋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别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恥其職之不修而已不聞其有粗精貴賤之間其心也天下未嘗無奇才異能之士也惟其心侈大而不肯自守於一隅治職者不恥職之不修執技者不羞技之不工是天下之事卒以汗漫而無成蓋鯀不能抑洪水而罪至於殛死羲和廢時亂日而刑至於征故罰不至則罪不彰罪不彰

則恥不明故嚴不職之刑者先王明恥之道也故正學明恥而先王之治其庶乎可為矣

亂原論

國家之亂嘗在於違理害事最深最要而世主甘心不悟不懼之處若有物焉而左右之此天之所以倍蓰將使為亂原者也西漢之亡也以外戚東漢之亡也以宦者方其未亡也皆嘗有釁矣然人主安之而不忌信之而不疑卒至於大亂而後已豈非天相之哉唐之高中

制命婦人一奪其國一殺其身明皇玩異類而安史猖狂身播國屯德宗輕於用兵黷武不戒而叛臣內侮禍連不解文宗知人不明信用狂妄欲求大功卒成甘露之禍凡百君子見本可以知末觀微可以知著陳靈淫亂子產曰僑聞之如是者常有子禍子產豈求之他哉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一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憫刑論上

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

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至於後世其所以治天下之具不能如先王之盛時淳厚之德衰而吏有辠私以立法恃其無法而放肆者故後世始有刑法之書以治天下然天下之弊雖不可以不救而天下之情不可枉也是故法簡網疎而人與法兩立而不偏縻穆王之刑以謂輕重諸罰有權夫五刑之屬止於三千者法之所不可移惟其輕重之間有所謂

權者是故猶不廢行法者之志方是時罪入於法之內則歸之法罪出於法之外則歸之權雖不如先王之盛時而天下猶未受其弊嗚呼柰何一歸之法而不任人也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予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合諸法蓋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也不幸

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罪而附法失情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葢其間有所謂疑慮而正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予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夫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修其人才皆足以過絶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絶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

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爲之故其後有豢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地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赴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於先王之盛固已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蓋已大壞賢不肖混亂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舍法而不任而賢

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歸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獘益出於人之獘也夫惟能隆任人之術詳於擇人而後法可以少簡姑無望其不為刑辟人與法並行者可以庶幾矣

憫刑論下

立法以糾天下之過者必欲天下行之而不敢逆然而常至於沮而不行者何也是其立法非人之情故也何謂非人之情夫天下之所共惡者而特輕之天下之所

共恕者而特重之不當恕而強為之仁不必惡而過為之罰凡此者天下之情所不安者也今夫天下之情有所謂很惡而不逞舉指而惡之者幸而入於刑而考於法則輕而不足以懲之則夫行法者必有不平之心焉故必入而處之於重夫如是則是好為輕者之有所不行也夫人固有不幸而入於刑者有誠犯而其心無他者不幸而遇之而考於法則重則行法者必有不忍之心焉是故有出而寘之輕夫如是則是好為重者之有

所不行也昔者聖人之於天下其言無不聽其令無不信然卒不可變者天下之好惡也惟其然故天下之所惡聖人不強恕以為仁天下之所哀者聖人不深治也故法立而天下安之傳之後世而不敢易夫犯天下之所惡而吾報之以所惡天下之所恕而吾寛之以所欲則天下之吏雖不知吾法之所為而固已陰服之矣吾之法因彼之情故也故欲吾之法立於天下者莫若原天下之情而無所出入使天下無不樂之心而後可也

後之惑者不深求先王之意而求夫恩威之名而不究其實以謂恩主於貸而有罪者舍之以為恩思有所禁則小過者行之以為威行之者不快而被之者不服則何怪乎吾之法不立哉或曰吾之法過於威耶則不惟行吾法者有不樂於其心而固取亂於民使過於輕耶民將懷我彼行吾法者之不快是何足顧也嗚呼是大不然也天下之情自顧其所為誠有拂於人而人不加怒彼固以為可欺而罔人之心至矣故人之不察其過

而知德者君子也尚何懷之有哉夫治天下者何必苟為惠以諂天下之情也殺之而當其罪雖曰殺而天下悅服矣

法制論

昔者聖人之立法告天下以其意而已故常立其大防而其節目委曲所以施於事者聽夫人之自為而不於其一切先立於我是故法立而意行意行而利至葢天下之事繁細瑣屑其情狀萬變故不可以一致以吾一

人區區之聰明而先為之經畫於此而使之一從於我則事將有格而不得成者夫其勢不可以有成而必求行焉則物有受其獘者矣天下之法常壞於此而世之惑者未之或知也今夫世之教戰者其為行列什伍亦不過數者而已彼豈不欲盡擻勢有所不可也何則敵人之智百出而不可測而我安能委曲而豫測之耶必曰必如是而後勝如是而後敗其委曲瑣屑一切先為之所使無顧於敵者之何如而惟我之為聽夫如是則

必敗而已矣善教人者曉之以其道而不示以其事故告天下使無違吾意則其委曲瑣屑雖小不盡而吾之意猶在也嗚呼三代之聖人其聰明聖智足以深見天下之賾隠然其制法也亦何以異於此欲均天下之田而為井田欲分天下之地而為之諸侯九夫為井人得百畝而耕之使夫大不得以兼小强不得以并弱而後又為溝洫之制自一夫而積之至於萬夫公之地方五百里而男之地方百里使之大小有序而又列為九服

之遠近夫分田建國之法如是而已矣夫天下之地高卑之不齊廣狹之不一水泉畎畝之差殊與夫名山大川汚池藪澤之地常居十五則亦安能較然如畫於一枰之上哉彼聖人之法不為之纎悉瑣屑以盡之而特設其大端而已何也蓋聖人之告天下者特其意而已蓋當是時公卿大夫凡當其職者皆得出其智以盡天下之變因規而為之規因矩而為之矩使之各稱其宜而不亂是以天子拱已優游於上而所以均齊天下之

理亦莫不如意而天下安享其利人人皆得措手足於其中初若莫可據法而吾之法卒立乎天下此先王之所以有所動作而天下樂之雖天下之大事而為之無難者也不善為法者則不然窮析天下之理於一身之聰明持區區目前之智而斷萬里未來之勢故其法不患於不詳而天下卒不能行而不知其患乃出於好詳是故善用法者有違法無違意不善用法者有違意無違法法可違也意不可違也夫天下之情常樂於有所

為而困於齟齬而不得放夫使人人足以自致而其終不失我之所欲則亦足矣何必區區乎使之從我而後可也

知人論

甚矣用人之難也天下之實才常深伏而不發非遇事焉則有終身不可窺者故其勇足以暴三軍服四夷而其外如怯其節足以斷大事成大功而其外若不能有所為者方其未發也其言語動作坦然無以異於常人

卒然即之而不知其罷是故非有深智英明之君不得而用之而世之小人常有以自蔽其不肖以惑世主之聽而卒敗天下之事可勝嘆哉彼小人者其中實怯而視其外即發揚振厲而若勇其中實庸而聽其言則辯給開敏而若才卒然即之若真可與有為者是故世主往往甘心而不辭至於謀窮計失而後悔悟嗚呼用人之難也如此葢嘗聞之古之求知人者於人也不觀於形似而察其中於已也不逆於耳目而逆於心察其中

則見其所窮逆於心則為慮也深彼小人將欺我也不過多為形似以動吾耳目之間而已彼安能為實哉而吾應之也常出其所不意而後小人之情見而天下之實才亦雖欲伏匿而不得蓋昔者霍光之所為固非有征伐攻取之謀而文采緣飾之可喜也樸然庸人而已爾非有武帝之聰明不足以知之故卒然用之而不疑與之以兵尊之以權提孺子之天下使之謀之而光果有以當之也蓋當其初委任之際朝廷之臣孰不以為過

之而至其有所立則有震懼而不敢與者然則光之平生之所為豈可以占其後之所發哉議者不知武帝之用光蓋本知人之明而遂以謂當時之臣惟光可以勝其任彼徒見其成功而後知之不知當時之人才足以治軍旅決成敗而書生儒者之論孰非仗節死義之人安肯棄而不求而授一木強之霍光哉唐之文宗昭宗其憤亂也甚矣不愛高爵重祿以致天下之士投至誠而與之此其志皆可與立功而其取人無術故徒以益

亂彼李訓張濬者其言動作止如可以立功者也大言而不顧敢為而不憚故二君惑之雖有間焉不可得而入其後卒然而發以區區之宦人不能少制其亂提兵數萬而不能取李克用之一鏃卒之身滅國弱為天下笑彼二君惑於形似故也李絛好言兵而王鐸與之兵李元平好大言而關播授之權卒於無成為天下笑嗚呼使人之知人獨視其外而可以不疑則知人者帝何其難之也

馭相

天子能使天下之權在宰相而進退宰相之權在天子夫如是者可謂知馭相矣夫天子之所以必尊宰相者非以私宰相也而其勢乃所以自尊今以天子之輔相左右朝夕之所接以取謀而使天下之人有輕之之心則天子之勢亦卑矣夫人之情涉江河而畏險則終身不敢行海何則彼以謂江河為可畏而況於海乎彼且以謂宰相為不可慢而況其君乎嗚呼又非特如此而

已也使天子之力足以辦天下之事則何所俟於相以吾為不能獨治也而後擇相而委之委人以事而奪之權猶為不任而已矣故必使之可取可舍可賞可罰舍吾疑之之心而使少行其意而後彼得以自盡夫如是故不幸而有過吾有以責之夫使宰相之勢無以異於羣有司必使之一聽於我而後可則彼有罪而吾將無以責之而彼且有藉其口矣故曰宰相不可以無權夫與人以權者必使之其利在我以謂與爾以權者凡以

為我也斯可矣使竊吾權而據之久而不還以為己私利則吾將折而受制此天下之大患也今夫世之畜犬與鷹者方其逐禽於野則必解羈弛禁縱之而不制然至不順而害人則吾必能制其命夫能縱之而不足以收之則幾何其不為患也誠得天下之至賢如伊尹周公霍光孔明之徒不以天下易匹夫之命者而任之則何所復求然天下之賢不可以常得而吾之任人或以才而忘其汙或以功而舍其素未必皆天下之至賢也

夫使擅天下之權於掌握之間而吾無有以制之而望其不為亂其庸可得乎故古之待大臣者天子為之致恭盡禮而至其有罪而不恕有殺而無罰夫惟能致禮則宰相尊而有罪不恕也此所以為天子之權歟故曰必使進退之權在天子夫曹操司馬懿父子初不過得竊天子之權攻伐出處放意恣行而已而漢魏之主惟其無有以制之是故養其勢固其身而卒盜其位若唐德宗則疑宰相而不任懲奸臣之弊而謂天下之人舉

不可信乃一切自用其聰明當時宰相奉行文書而已故當是時藩臣有輕朝廷之心彼一人之聰明而當天下之亹亹則數見其所窮而左右大臣皆有苟且之志而無出力死難之意則宜其陵犯而無忌也嗚呼與人以權而我不能收漢魏之主是也畏權之去我而奪人之職者唐德宗是也是二君皆過矣嗚呼天下之事不可以無術也而馭相為最難或者不知其故以為先王之時一本於忠信而無術不亦繆乎夫坤之道臣道也

而象為馬吾未見馬之可以亡馭也馭之以術何害於忠信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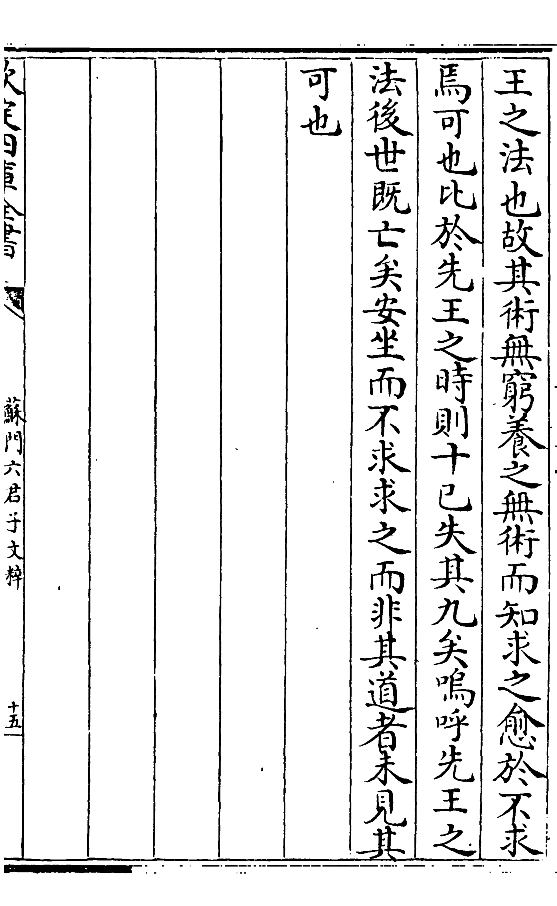
將論

天子之臣自公卿大夫雖或闕焉而不足為急其不可一日闕者其為將乎夫將之所以為急者非以夫任之有以過夫公卿大夫也為其事之不常有而人之能之者少也今夫醫之為藥也金石草木之珍世之所共有者未必藏也至於遠方之物山海之奇產與夫人力之

不可以常得者則必預蓄以待其用今夫百姓之不安而財用之不登刑罰之不平而禮義之不興其爲患大矣然其爲事也天下之所習知故其爲術也人人皆足以措手足卒然求其人而易得也講其術而易曉也譬之於金石草木之珍其所治者大矣然人人之所知而有之雖不素有無害也或一旦之急提百萬之卒以與人戰勝則生敗則死天下之人無事則廢而不講有事則避而不顧見者也故其爲事不常有於天下幸則千

萬人之間而有一人焉學焉而知其術用焉而見其利故人之習之者少非卒然可以朝求而夕得苟取而驟用者也譬之有疾於此而待遠方之竒藥豈不殆哉先王知其然故雖隆仁義禮智以化天下之俗消伏悖戾好爭之心而常陰求天下之竒才以待不測之患葢嘗寓其法於六鄉六遂之間使卒乘車徒之制素具而朝廷之公卿大夫外之諸侯之君朝聘宴饗從容歡欣之際必陳弓矢以講射而四時之隙則命有司以講武以

天子之尊而馳騁於草野親金鼓干戈之勞以射取禽獸蓋饗宴者人情之所樂而弓矢者威武之事田游者逸樂之事而殺獸者征伐之容蓋先王所以藏天下之所畏於人情從容之際凡此者所以陰養天下豪傑之氣使之一旦習知其術安之而不慴也是故先王之於將也非特能求之而又能養以致之至於後世秦漢以來其慮天下之變已不能如先王之時而獨知求而用之而已養之有術以致其才求之有方而知其實此先



王之法也故其術無窮養之無術而知求之愈於不求焉可也比於先王之時則十已失其九矣嗚呼先王之法後世既亡矣安坐而不求求之而非其道者未見其可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二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

宛丘文粹一

宋　張耒　撰

論

敦俗論

所謂人主之利勢者惟其能供天下之所求而我無所求於人故能奔走天下使其進退取舍莫不在我而天下之人雖欲去之而不得蓋惟其能貴故天下之賤者

尊之惟其能富故天下之貧者宗之使之脫然舍去斯二者則天下之人誰肯以區區之名而服之哉故富與貴者人君操之以用其下者也雖然天下之利惟富貴而後可為則先王之治宜其隆勢利重權位使其民唯富貴之知而見其已之尊嚴然其率天下也何其退約廉遜教其民務為安貧樂賤之事而深抑好爭務利之心者何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使求為利也夫使天下之人惟利之為求則大者篡小者叛惟其得之而後已嗚

呼使人皆欲得其上之所樂則將曰仇其上而奪之矣如是則吾立於天下之上不亦甚殆哉是故先王思所以長享富貴之利求其安而無亂服而無爭是故為是廉恥沖退之道使之輕祿位而賤權勢而惟仁義之知公卿之爵人之所欲也然三遜而後受萬鍾之祿人之所甚貪也然無名而不敢當嗚呼使天下之人皆仁義之人耶則吾捐國而與之有不受者矣三代之歷年後世莫及而考其教化風俗之美詩書之所載後世亦無

有繼之者然其効可知也予嘗悲夫自聖人之亡後世之治天下者不明乎此也開功名權利之門以誘天下而使其民汲汲然惟利之知而幸其區區之功利尚功而賤德貴才而廢道奬勝而羞退進位而卑齒故天下皆有囂然樂富好貴之心而不安其分反顧其貧賤而惡之而日思其所以去之之術夫惟人惡其貧賤而求去之而天下之亂始起矣故後世之所謂利其國而自安者未始不亡其國而自危也昔者秦之俗蓋若此矣

方其疾戰不顧以取諸侯也使其人惟攻戰爭奪之爲求故秦之民皆忘其上而利其身功成戰克而後天下之人移其勝敵之志爲讐君之心蓋其平日之所養耳目之所習有以使之而無足怪也嗚呼功利之不可啟也如此養虎之肉不敢全而生委之懼其決裂以動其怒而況持爭具以授之歟夫先王之道其始若鈍而後能利其始若迂而效最切蓋老子曰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夫成其私而惟私之求則天下去之矣夫惟

公以得天下之情者天下之所歸也天下之所歸而有不能得其所欲者乎蓋梁惠王問孟子以利而孟子對以仁義其說以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又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利者意非以危國而其極至於國危仁義者若非所以自利也而其效也使人不敢遺而後之則聖人之所以安其身者豈匹夫匹婦之淺近歟嗚呼孟子可謂知利之實矣

用大論

能用大而後能治天下而用大之術為最難夫惟有所不治而後能用大矣何則治天下者莫若立法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屨人之為屨也非量國人之足而為之也度其中而為之夫一國之衆雖不能盡合於吾屨而中者居多故雖不知國人之足而吾不失鬻屨之利必將人人而較之則吾之為工不亦甚勞而長短大小之殊要之不可盡得嗚呼使吾之為屨足以半國之人足矣雖有所遺而何害吾之大利哉通此說也其知用大

乎夫立法以治天下而吾之法果足以盡天下之理包羅籠絡使天下之智巧不足以用其姦乎吾知其不能也夏后氏之為忠也使禹不知後世之將野則禹不智也知而為之是禹以無如之何也商之質周之文亦猶是也夫以聖人之智猶有所屈於事物之變則立法以求盡天下之理吾知聖人有所不能故立法於此足以通天下之情至於聰明之不及思慮之所難測出於人情之外者吾有所不治也而吾之法立矣且吾之法

果何為而起歟無乃出於天下之大情萬物之常理耶嗜膾炙者百人而惡之者一人膾炙之美未害也使吾法足以當國人之十九則吾之利多矣其所不及焉吾可以無卹矣非不欲卹也勢不可也嗚呼自堯舜三代以來更數聖人其講天下之法亦詳矣然後世可考者如井田封建車徒之制亦不過設為大法而已世之惑者徒見其為法之畧以謂不可以施於事而不知聖人示之大法不以臆度之區區而預盡天下之委曲苟有

不合亦付之而已一絲之不齊無害其爲裘一粒之不精無害其爲食故曰有所不治而後法立矣傳曰小有所治者大有所失近有所遺者遠有所包此達於治體之論也或曰量國人之足而爲屨不畏勞者能之盡天下之情以立法不厭詳者能之吾未見其不可也應之曰非勞與詳之避也國人之足可以盡量天下之情可以盡得雖費於終身之力而爲之何憚焉吾知決不可爲也吾不若從其逸而擇夫爲利者爲之也嗚呼何至

屑屑然語治天下之勞哉知所以立法而後知用大知用大而後能不出户而治天下無遺慮矣

禮論一

禮之道仁義而已矣夫仁主於親親長幼之際而義主於貴貴君臣之間知親親而貴貴之義廢則蕩而不嚴知貴貴而親親之仁亡則嚴而不和是故聖人為禮以兼統之使之兩立而兼善並行而互用而後仁義之道行焉是故有鄉飲酒以見其仁而又制燕禮以見其義

故鄉飲之禮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至於燕則賓入中庭君揖降一等而已鄉飲之禮主人尊賓故介猶坐於西南而主人親酧之初不敢酧賓示尊也至於燕主人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而公卿以嫌而不得為賓君舉旅於賓凡所賜爵則自賓以降再拜而後受夫庠門之外已遠矣而加拜焉賓至中庭已近矣而降止於一等主人之於賓至於不敢酧而酧介則主人之禮已卑君舉旅賜爵而賓拜而後受則主人之禮已重是何也

蓋鄉飲之禮所以正長幼之序故賓者衆之所尊而以齒命其衆者也而主人者鄉之大夫與夫黨正之屬故方其率衆以明長幼之序則使民尚齒而知貴賤有所不行故一以盡仁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分君為主人而大夫為之賓故將辨尊卑之分則使民尊尊而知長幼之齒有所不序故一以盡義故禮者節文仁義而行之者也夫仁義之道本乎心待禮而後見於外而君子之於仁義其行之或過而衆人之於仁義往往不及非

禮不足以取中焉故鄉飲燕禮節文仁義而裁之於中
者也故禮也仁義也吾未見其亡一而可行也夫鄉飲
酒之禮主人坐於東南而坐賓於西北主人處仁而賓
處義何也蓋黨正屬民飲酒於序則其主人之所與為
賓者衆之所尊賢有德者也夫將明長幼之道則衆之
所尊而賢有德者其於衆也有教誨之義焉故五十者
立侍以聽政役則幼之於長有奉令承教之義也夫惟
長有教誨之義則其道主嚴而以齊衆出令為主夫齊

衆出令而其道主教者義之事也此賔之所以坐於西北也故父道主義爲其尊也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何也夫先王之爲禮其升降之數俯仰之節爲已詳矣然至於宗廟朝廷之中習之安而用之便者何也爲其有漸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宫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將重其大必習其小將爲其難必爲其易故其心佚而不

亂其體安而不愕矣諸侯之射以貍首為節貍首者樂會時也夫會時者謹朝覲修會盟勤燕享不敢失時者也故其將射也必先習燕禮以明尊卑之序而會時者明尊卑之序也卿大夫以采蘋為節而主於循法度士以采蘩為節而主於不失職夫循法度不失職則其道近在於一身而鄉飲之禮主於明長幼而未及夫大者焉故必先習鄉飲者其道當然也諸侯之道君道也君道尊故其射也止於正尊卑而已卿大夫士之道臣道

也臣道衆故其射也有鄉人長幼之序焉此其諸侯所以先燕禮而卿大夫士所以先鄉飲歟

禮論二

昔者孔子以謂知禘之說則其於治天下也如指掌蓋嘗求其說以謂禘者祭之一名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而不能通之於治國蓋嘗思之以謂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無乃起於貴賤之不明歟親愛之不篤歟罷用之無制歟衣服之無别歟賢不肖之失叙歟五者不至

而其國欲治者未之有也今夫郊社之於上帝也宗廟之於先君也則夫向之尊卑親愛罷用衣服賢不肖之叙蓋已並立而修飭矣上自王公大人而下達於里閭之際貴者親其事而行之於身賤者承其風而被之於政則治天下之能事畢矣此君子所以重禘之說而又以謂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則治國其如示諸掌者也夫百神之祀自郊丘而達於七祀均為禮也而莫重於郊社宗廟之際自禘祫而達於時薦均為祭也而莫

隆於禘嘗故舉郊社禘嘗則小者兼之矣夫天子之於天下其禮無所降矣而於饗禘也有君臣之義焉故曰尊天而親地夫宗廟之享水陸之産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而為之宮室之美車服之盛而至於饗帝則三獻爓一獻孰因地以為之丘陶匏以象其性玄酒以饗大輅以載大裘以服此疑於畧矣此其説何也夫郊之享帝臣之於君非禮不敢見故時至然後會非法不敢貢也故合禮然後獻俯仰進退於朝廷之間者莫非禮也故

尊而不敢褻簡而不敢瀆此享帝之所以疑於畧歟宗廟之祭則子之於父也孫之於祖也夫事親之道其見也無時其獻也無節志於和而無事於簡主於恱而不嫌於瀆此宗廟之祭所以雖降於上帝反疑於重歟蓋尊尊之道以簡而親親之禮以豐故享帝於郊而貴賤之位別矣雖然別貴賤者非獨如此而已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而宗人授事以官尸之餘君與卿餕之卿之餘大夫餕之大夫之餘士餕之而後煇胞翟閽無不霑

澤夫餕祭之末也而尊卑之别如此此貴賤之所以别也夫追遠之禮至於七廟而祭祀之典行於四時以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割牲賤事也行之於君執盎末役也而從之於夫人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不嫌於卑蓋其始也齋戒謹潔而庶幾見其聲音笑語之容而其祭之也與尸酧酢而求象其平日飲食之事此親愛之所由篤也事帝之器不陳於廟事死之禮不行於郊尊之用犧象也罍之用山也鬱尊之用黃目也

瓘之用玉瓚大圭也薦之用玉豆也歌者在上舞者在下先代之樂陳於廷而四夷之樂陳於門此冕用之別也大裘以祀上帝龍衮以祀宗廟玄端以朝日皮弁以視朝自天子至於士一衣之不修不敢用於祭一冕之不法不敢行於廟此衣服之別也古者天子將祭則必射以擇士其容體中於禮其節中於樂而中多者乃得與於祭而否者不與焉夫射者君子之所以觀德也夫德無形也必有待以見於外射者君子之所以見其德

者也故射中多之與於祭也非射也所以辨徳也此賢不肖之别也貴賤明親疎厚罷用設衣服修賢不肖别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道載於禮而禮藏於器不知禮不足與言道不知器不足與言禮考禮者自器而辨道者先禮明乎器達乎禮通乎道而不通乎治國者吾未之聞也故古之君佩玉束帶趨翔旋揖於宗廟之中而盡天下之能事者如是而已矣

禮論三

先王之制祭祀自郊丘以逮夫七祀莫非祭也而尤重於禘嘗其說何也葢其道有三焉曰政事之節也曰品物之盛也曰陰陽之消長也夫禘夏祭也而夏者萬物之始蕃於時則陽用事之時也故先王之政凡所以順陽之氣者禘而後頒焉故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嘗秋祭也而秋者萬物之旣成而於時則陰之始也故政之所以順陰者嘗而後行焉故曰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葢先王之政一本於陰陽而禘

嘗者謹陰陽之節而不敢違候時辨物以别天地之氣者如此所以重斂然則春之礿也冬之烝也而政不與焉何也葢春者物之始生句者始奮萌者始達而平秩東作之時也夫物始生則陽氣未盛而品物未備而民方趨於東作之際則趨功造事而未可以聽政役故陽之政待夏而後行葢夏者物盛而厥民因之時也冬則物之生窮寘者已斂而成者既收塞向墐户而民率其婦子以入室備寒之時也夫物生已窮則非所以備財

用而民既息則非所以聽政役故凡政之所以順陰氣者方秋而行之矣而秋者萬物始成而厥民夷之時也葢古者嘗祭未行則未發秋政未發政則民弗敢艾其謹之如此此所謂政事之節也夫物之於春也始生而於夏也始盛成於秋而窮於冬既盛則備於初生而已窮則闕於始成故禘也嘗也萬物盛多之際也萬物盛多則品物備故禘嘗之祭備物之享也此禘嘗之所以為重也夫先王之於祭也誠而已何貴於品物之盛也

祭之儉也非先王之欲也夫玉瓚而大圭玉豆而雕篹齋明以臨之盛服以行之水陸之品苟可薦者無不咸在此先王之所以事宗廟也故天子之犆礿而不祫也為夫物之未成而禮不備故也禮不備則不敢用祫則品物之重也久矣葢物者誠之表誠者物之主物備而誠不至者有之矣未有誠至而物不備者也夫祀上帝之簡也非先王之嗇也以謂無物可稱而不敢近於褻是亦誠之盡於己矣所謂禘嘗者品物之盛也夫先

王之於陰陽也陽慶其成而陰惡其盛禘夏也於時則陽之成嘗秋也於時則陰未至於盛礿之於春也則陽方作而未成烝之於冬也則陰已窮而既盛故禘嘗之祭陽之成也而陰之微也是以先王重之此所謂陰陽之消長也有是三者則先王之所以重謹而不敢易之於常祭也不亦宜乎夫天子祫禘祫嘗祫烝諸侯嘗祫烝祫何也夫祫喪畢之祭也而礿禘烝嘗者四時之祭也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喪畢之祭

無常時而四時之祭有定法無常時者近私有定制者近公天子制法者也故先所私而後法則無嫌也諸侯從上者也故先定法而後行其私此君臣之道也

禮論四

古之養世子而教之學與夫凡學於國之學何其有序而不亂也蓋其學有常位其習有常事其教有常職其禮有常度四者立而後學之道備蓋所謂其學有常位者其別有四曰東序也曰瞽宗也曰上庠也曰成均也

所謂東序者夏后氏之學而其事有九一曰學干戈二曰學羽籥三曰養老四曰合語五曰授數六曰論說七曰儐賓八曰釋奠於先老九曰養老幼所謂瞽宗者商之學也其事止於學禮而已所謂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其事止於讀書而已所謂成均者五帝學也其事則郊人取爵於上尊而已夫備三代之學而夏后氏之學其事獨衆於有虞商人之學何也蓋凡學於東序者樂舞養老之事也夫樂舞養老之事聖人之所貴而其道

主仁東序在王宫之左而其位則仁之方也此其比於二代之學其事為衆歟夫讀書者觀言以取訓而習禮者勤事以正容夫觀言以取訓遠道也而三代之學莫遠於虞故讀書於上庠勤事以正容近道也而商人於周為最近故習禮於瞽宗蓋成均者意其虞氏之前也夫時遠則制畧制畧則事畢蓋所謂郊人者既遠之而在郊矣故不得與於上庠瞽宗東序之事然獨至於天子飲酒於成均然後始得酌於上尊此不云時遠而制畧

制畧而事畢乎此所謂其學有常位也其習有常事者其別有九一曰干二曰戈三曰羽四曰籥五曰南六曰誦七曰弦八曰禮九曰書所謂學干者小學正主之而大胥賛之而大學正授數焉至於學戈也籥師主之而籥師丞賛之至於羽籥則其主之無官其賛之無助何也葢舞羽近於學干則知舞羽之官亦樂正與大胥而學戈之官固已能吹籥則知學籥之官是亦籥師籥師丞而已矣夫南夷之樂也而陳於學何也葢四夷之俗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脩器陳之於學者學之所知博而不厭也凡學之時施於春夏者四有通而習之者干戈是也有別而習之者春誦夏弦是也施於秋冬者四有通而習之者羽籥是也有別而習之者秋學禮冬讀書是也春夏者物盛而形顯之時也而干戈之舞形之盛也故春夏習之誦與弦均為聲也而誦者人聲而弦資於器人聲者先王之所貴故先誦而器次之焉秋冬者萬物數窮形斂而體伏之時也羽舞者主於振作

而吹籥者羽聲而已故於秋冬習之秋習禮而冬讀書均為事也而習禮者俯仰折旋勞於外而後能習於冬則寒而大苦故於秋冬者人入室以居而無事之時也故使之讀書焉安於身合乎時中乎義習焉而不困久焉而不墮者用此道也葢所謂習有常事者此也其教有常職者其官十有三曰太傅曰少傅曰保曰師曰大司成曰大樂正曰小樂正曰大胥曰胥曰執禮者曰典書者曰籥師曰籥師丞所謂太傅少傅與夫師與保四

者以道德為職者也而太傅之職無所繫不以教率不以言喻故曰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而已少傅則教以率之言以告之故曰審喻之師也則教之以事而喻諸德保也則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則二者其職已勞矣其德有小大故官有勞佚以心治者其官佚而以事詔者其任勞此其理然也至所謂大司成者論說在東序又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則大司成者主學之教者也所謂大樂正者舞干戚語

說合語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則大司成之教而諭諸其下者也所謂小樂正者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詔之於東序則小樂正者授數與大樂正而諭諸其下者也所謂大胥者小樂正學干則大胥贊之蓋輔小樂正之事而為佐者也所謂胥者大胥之佐也故鼓南蓋其職已卑矣主節曳樂而已所謂執禮者典書者籥師與其丞其職雖不備見然考其事則皆供職效役以承其上者也此治學之常職也所謂其禮有常法者其別

有十所謂立學而釋奠於先聖先師一也春夏秋冬而釋奠於先師二也天子視學而祭先師三也釋奠先老於東序四也釋菜五也大合樂六也養老七也合語八也論說九也乞言十也立學而奠示有祖也時而祭之示不敢忘也天子視學而親祭示尊也釋奠於先老示己所有事也大合樂而後養老始立學既興罷而後釋菜示告成而不敢尊也習而後行禮也小樂正合語為未足故大司成論說之以論說為未足故乞言於老者

此所謂其禮有常法凡此者先王教學之道也

蘇門六君子文粹卷三